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

余撫浙之次年即命書局刊刻宋李文簡續通鑑長編逾年書成余既序而行之矣顧李氏此書於北宋一代事實雖粲然明備然久罕全本自建隆至治平當時雖鏤版行世而神宗以下則止寫本流傳世亦罕見我朝康熙時尚書徐公乾學所呈進者亦惟建隆至治平殘本而已及乾隆時修　四庫全書乃從永樂大典中輯成五百二十卷然徽欽兩朝則仍佚焉又佚去治平熙甯元祐紹聖閒九年事讀者憾之余因語局中諸君子曰朱竹垞太史題楊仲良長編紀事本末云長編所佚具見楊書以楊書補長編而李書可全楊書之所闕又以長編補之而楊書亦可全此論實獲我心諸君子能用斯言以楊書補長編使數百年俄空之書復得完

善非讀史者一快事乎諸君聞之咸樂以從事余乃粗定條例以授黃舉人以周馮舉人一梅濮吉士子潼陳副貢生譔張副貢生大昌王拔貢生崇鼎王廩貢生詒壽倪廩生鍾祥俾分任其事大要以楊氏紀事本末為主世又有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一書亦題李燾撰雖眞贋難知異同之處亦多可采則附註其下而凡宋時人文集説部有可參攷者亦附見焉用原書攷異之例也書成付之剞劂使與原書俱傳自是以往李氏長編首尾粗具信乎考北宋遺事者必以此為淵海矣嗟乎李氏此書世無別本非余力任校刊則數百年後要知不日就散佚以至湮没無傳而非諸君子與我同志則亦安能使李氏已佚之書復還舊觀且網羅放失有加於

昔哉因書此於簡端爲李氏此書幸且爲讀李氏書者幸也光緒七年九月兵部尚書升任陝甘總督浙江巡撫譚鍾麟序

李文簡續通鑑長編今　四庫所輯本有五百二十卷之多然英宗神宗哲宗三朝事頗多放失而徽欽兩朝則盡闕如恐永樂大典外無書可資補輯惟楊仲良紀事本末一書悉錄李氏原文而存十之二三惜此書宋槧無傳　四庫書目亦未載其藏書家互相傳鈔者譌舛滋甚且原佚百十四至百十九卷今又佚五六七卷亦非完書然欲補長編之佚固舍是末由也光緒六年孟春浙撫譚公命書局校刊長編俾得通行於世惟不備不完讀書者不無遺憾細業適提調書局因向湖州陸觀察借得鈔本紀事本末請於譚公而屬在局襄校之黃教諭以周王訓導詒壽馮孝廉一梅分輯之閱數月書未成而王訓導病沒於是濮庶常子潼陳教諭讀

張明經大昌王明經崇鼎倪茂才鍾祥繼之其間或有未卒業者張明經悉補完之始事於六年九月蕆事於八年五月凡二十月有奇[illegible]業復加勘校名之曰續通鑑長編拾補分爲六十卷授之梓人按李氏意主編年楊氏意主隸事體例不同詳畧亦異況所佚之六卷正是靖康時事不得不參考宋遼金三史東都事畧以及編年備要北盟會編靖康傳信錄靖康要錄等書其續宋編年通鑑雖非李燾真本亦足供采取焉凡用楊氏原文者單行直書以補李氏之缺其旁采他書者雙行旁書以補楊氏之缺復以紀事本末不書月朔干支爰考諸李氏埴十朝綱要錢氏大昕四朝朔閏考分注於逐月之下俾閱者瞭然夫殫竭八九人之心力博稽百

數十種之史書且閱兩年之久而後克成亦可謂勤苦倍至精嚴不苟矣世有讀李氏書者是書當亦不廢而楊氏書雖未克刊行已悉載於是其亦可無憾也夫光緒八年夏六月前書局提調無錫秦緗業序

凡例

一長編舊本散佚從永樂大典錄出之五百二十卷尙闕治平四年四月至熙甯三年三月又闕元祐八年七月至紹聖四年三月又闕元符三年二月盡徽欽二朝楊仲良長編紀事本末悉取李文簡舊文而改編年爲紀事體今取紀事本末以拾補之其中或已爲楊氏刪節者考證諸書排比分注餘若岳珂愧郯錄程史王應麟困學紀聞董更良書錄王明清玉照新志揮麈後錄等書或引長編原文或引長編注語均采輯拾補至文無所見雖犖犖大事悉未羼入志在拾補佚文非敢續其書也玉照新志引長編紹興三年事一條欽定四庫全書總目謂長編至欽宗止不應及高宗疑或爲長編原注中語也謹以存疑不取

一長編原注及紀事本末原注所錄事實每與前後正文互見今悉據注以補所佚之正文即注中祇存一二語者亦必輯入其僅云某年月日可考則附注其日干支下以與原文相應他有考證必詳注之

一紀事本末槧本久湮世所傳鈔本如用元祐舊臣等門則有目無書至注中所云北邊西邊等門則并目闕之文中脫誤指不勝屈今凡他書有可考者悉皆校正其文異者則附注存參

一續宋編年資治通鑑舊題李燾編攷古家皆訾爲僞託然宋劉時舉所著之十五卷起高宗訖甯宗實續是書則託名文簡究亦南宋人手筆今據紀事本末以補長編又據是書以證紀事凡文有歧異詳略者

附注本文下紀事末載則低格雙行附月末亦引他書校證之惟其書係元代刊本麻沙殊甚脫誤叢夥且多類及追敘之文故附錄必詳考而分繫之注中引用書名獨此加綫圈者以其書題文簡名也

一長編通例遇事有異同悉於注中引他書以定是非或兼存異說今凡本文與他書有異同者參校辨正附注用文簡舊例也所校正則加綫圈於案字上謹倣聚珍本諸書之例

一紀事本末之注多屬長編原文閒有楊氏所附者今全錄之題曰原注其與本文相屬者則加綫圈若所引用之他段原注則否以清眉目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目錄

卷五

起神宗熙甯二年八月盡是年十月

卷六

起神宗熙甯二年十一月盡是十二月

卷七

起神宗熙甯三年正月盡是年三月下接長編卷二百十神宗熙甯三年四月

卷八

起哲宗元祐八年七月盡是年十二月上接長編卷四百八十四哲宗元祐八年六月

卷九

起哲宗紹聖元年正月盡是年四月

起哲宗元符三年二月盡是年五月上接長編卷五百二十哲宗元符二年正月

卷十六

起哲宗元符三年六月盡是年十二月

卷十七

起徽宗建中靖國元年正月盡是年七月

卷十八

起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六月盡是年十二月

卷十九

起徽宗崇甯元年正月盡是年六月

卷二十

起徽宗崇甯元年七月盡是年十二月

卷四十五
起徽宗宣和四年八月盡是年十二月
卷四十六
起徽宗宣和四年正月盡是年四月
卷四十七
起徽宗宣和五年五月盡是年十二月
卷四十八
起徽宗宣和六年正月盡是年十二月
卷四十九
起徽宗宣和七年正月盡是年十一月
卷五十
起徽宗宣和七年十二月盡是月戊午

卷五十一
起徽宗宣和七年十二月己未盡是月
卷五十二
起欽宗靖康元年正月盡是月
卷五十三
起欽宗靖康元年二月盡是月
卷五十四
起欽宗靖康元年三月盡是年六月
卷五十五
起欽宗靖康元年七月盡是年八月
卷五十六
起欽宗靖康元年九月盡是年十月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目錄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一

英宗

治平四年四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戊申朔乙卯初御史中丞王陶等屢言韓琦自嘉祐末專執國柄君弱臣彊乞行退罷是日陶遂極口詆琦意謂必能逐去旣而上不許陶始失望紀事本末卷五十七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先是召渭州郭逵還領樞密陶謂用逵非先帝意外則韓琦薦引內則納賂於高居簡上曰事於先朝義實難處陶言旣不行卽以不赴文德殿押常參班劾琦等云云同宋史王陶傳郭逵以簽書樞密院宣撫陝西詔令還郡陶言韓琦置逵二府至用太祖故事琦必叅言或亂聖聽顯嚴逵爲滑州帝曰逵先帝所用今無罪黜之是章先帝用人之失不可也陶旣不得逞遂以琦不押文德殿常參班劾之又案長編卷二百九治平四年閏三月庚子陶乞復用呂大防郭源明執政以爲逼已蓋釁於彼時已啟先是御史臺以狀申中書云檢會皇祐編敕應正衙常

朝及橫行並須宰相立班常朝日輪宰相一員押班尋常多據資引官稱宰臣更不過來竊慮上項編敕儀制別有衝替更不行用伏乞明降指揮時閏三月己丑也（原注：己丑三月十一日）中書不報辛酉中丞王陶因以狀白宰相云天子新即位不應廢朝儀又不報陶遂劾奏韓琦曾公亮不臣至引霍光梁冀等事爲喻斥韓琦驕主之色過於霍光且言欲保全琦族故劾奏之其略曰琦等久居重位新輔嗣君忽千官瞻視之庭茂如房闥輕再拜表儀之禮重若邱山沮格臺文侮慢風憲宜加顯罰用肅具僚（紀事本末卷五十七原注：據會要陶以閏三月十一日押班事其彈奏必在此月但不得其日耳趙槩日錄閏三月十一日呈臺官言宰相合逐日文德殿押班呈訖以遇退朝早即輪正衙押班四月八日王陶言二相不赴文德押班進呈及留身說呈訖可參攷更詳之）

甲子韓琦曾公亮再上表待罪詔答不允仍斷來章紀事本末卷五十九原注琦再上表據琦集及王珪答詔〔案〕東都事略王陶傳神宗顧不悅大臣之專陶乃彈奏宰相不押常班至謂琦爲跋扈琦等待罪魏公家傳云公與交及曾公亮奏陳日曰來以前殿退曉及中書聚聽見客相商議急速公事循例不也押班歲月已久非自臣等遂上章待罪手詔不允宋文鑑卷三十一王珪行賜宰臣韓琦不赴文德殿立班待罪不允詔云天子之御正朝久而未講宰相之班百辟後亦從覆鑑臺蒲之忽陳規邦彝之浸略蓋廷與賜對每踰中昃之吝故宣德留班不及大昕之謁矧在職之匪懈奚引悠而靡肅宜斥細嫌用綏素屬

乙丑王陶入對言近彈奏韓琦曾公亮不赴文德殿立班琦等雖上表待罪而卒不肯赴立臣言郭逵小人不堪大用王舉元蔡挺薛向轉官加職次序不當御藥院內東門司高居簡王中正等當罷免不蒙施行蓋臣才識愚下言皆非是豈可更處風憲乞罷職除一閒郡臣

更不敢入臺諫歸私居待罪又申中書乞休韓絳彭思永等例責降韓琦亦屢請罷不許遂在告不出紀事本末卷五十七

丙寅命翰林學士司馬光爲御史中丞紀事本末卷五十七又卷五十八與王陶兩易其職紀事本末卷五十七〔案〕長編卷二百九四年三月陶以權密直學士禮部郎中權御史中丞閏三月甲辰溫公以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爲翰林學士

丁卯光入對上諭曰已除卿中丞光曰言職人所憚臣不敢辭但王陶言宰相不押班竟不赴而陶遽罷言職雖不押班細故也陶言之過然愛禮存羊固不可廢自頃宰相權重今陶復以言宰相罷則中丞不可復爲臣請俟宰相押班然後受詔上許之時光中丞誥已進大內而陶學士之命中書獨持之不下紀事本末卷百五十七〔案〕東都事略

鄧充傳王陶以御史中丞彈宰相韓琦等不立外朝班其言多過參知政事吳奎言陰陽不和陶所致也神宗命陶爲翰林學士而奎持之三日不下

戊辰參知政事吳奎趙槪面對堅請黜陶於外上不許請復授樞密直學士領羣牧使許之既而上直批付中書以陶爲翰林學士時宰相未入奎即具奏曰臣雖至愚豈不知廢格詔旨獲罪至重然陛下初即位聖德日新上天助順風雨時若乃者閏月以來寒暄不節暴風屢作今玆時雨愆亢螟螣孳生險說紛紜震駭羣聽原其所以如此者過不在他止一王陶而已按陶天資薄險勢利是視巧詐反覆情態萬狀索其深蘊實市井小人之不若也陛下念其東宮之舊首加任使擢爲中丞今乃挾持舊恩專爲險惡輕視猾慣織羅交構摧辱大

臣排抑端良意欲天下權勢一歸於己且郭逵蔡挺還改臣等以爲陛下處置皆當故卽奉行亦累具陳陛下必盡記憶至如韓琦曾公亮不押班事蓋以久來相承寖成廢禮非是始於二臣陶以臺制彈劾舉職便可何至引背負芒刺目爲跋扈肆意深詆以此見陶處心積慮在於排陷大臣呼吸羣衆以爲己用自圖威柄竊弄國權者也臣等早來（案魏公家傳下有與趙概三字）屢陳欲王陶補外令其思過陛下重難其事今除舊職並差遣臣等不得守義固爭已負大罪今若又行內批指揮除陶翰林學士乃是由其過惡更獲美遷不惟臣等取輕羣衆無以自立且使天下待陛下爲何如主哉唐德宗猜疑大臣信任羣小陸贄以直道昌言反見斥逐裴延齡韋渠牟

李齊運以纖屑狡獪倚爲腹心天下至今稱德宗爲至闇之主誠望陛下上法堯舜及三代之君不願陛下爲唐德宗貽譏萬世也王陶不黜陛下無以責內外大臣展布四體興緝正統願陛下無溺私斷之不疑邵亢亦緣攀附職爲諫官不能自持正論輕爲王陶驅迫妄言當顯黜以厲羣臣臣輒違制旨罪固深重亦乞必行典刑紀事本末卷五十七案長編卷二百九云四年三月癸酉奎參知政事已巳奎遂稱疾臥家乞罷政事案魏公家傳云奎以廢格制詔居家待罪又上疏極言陶本因臣與韓絳延薦才爲御史即攻韓絳頃年選用事陛下於東宮是時先帝服藥固未知王陶之才堪任器使蓋韓琦曾公亮等進擬今以一立班久廢之禮肆行深誑是其見利忘義惟攫搏是爲略無羞惡溪壑無以喻其深阻也至如邵亢嘗聞德音以爲翻覆今居諫長爲陶驅迫脅使疑誤亢陛下亦當顯黜上封奎劄子以示陶陶即具奏推謝尋復劾奎附宰相欺

天子六罪其略曰臣竊按奎以死黨之節而濟以沈雄有大姦之才而飾以記誦少緣文彥博以非才得科名及爲諫官附會彥博欺罔仁宗陰爲培植維持之計爲唐介彈劾被黜是時搢紳朝士醜其爲人目爲諫賊奎爲小官時亦嘗爲富弼所知及弼當國屬翰林學士員闕弼以奎朋黨又爲仁宗所疏薄久之不補奎心懷怨懟輒令韓絳奏弼以快私忿臣與奎有舊亦嘗規其背人主而附權臣及爲諫官又言其人黨韓絳陳升之等連文彥博自是與臣匿怨爲仇後韓琦引用爲樞密大使諫官楊畋憤其姦邪論奏會畋病死遂盜厥位及昨服除當復樞府見韓琦方立黨以傾彥博又見琦名位事勢愈盛於前彥博之力不復能引重陞薦乃自陳頃

爲唐介彈奏彥博而言其附會恐同居樞府不便意要發揚彥博前事及欲結媚韓琦又以自防言事官將此押彈欲先事奏陳使不能復發陛下觀奎此數節天資險薄惟勢利是視巧詐翻覆情態萬狀索其深蘊真市井小人之不若者是奎言臣邪奎自謂邪又曰仁宗自至和服藥之後臨朝簡默政事不復麤屬選任差除盡歸宰執然能以腹心耳目寄之於臺諫大臣猶懷恐懼不敢泰然作姦先朝繼統以來深居九重久之方親國政危疑自處惟恐淩辱欲爲則不得欲言則不敢窘束牽制諫屈(案此二字有脫誤)恐不暇琦等自知其非意所以固寵保位之術遂乃悅媚先帝尊崇濮王盈廷正議忽而不顧思媚人主與臺諫官自立仇敵忠讜之士遣逐外郡

人心不平物論洶洶先帝後雖追悔掣肘不敢改爲以至憂悒成疾奄終一代琦等方以兩朝顧命傲然自居顧視朝廷惟己所欲且琦執政一年上視兩府大臣中外要職莫非親舊根盤節錯異己者必逐附己者必陞中常之人各顧身計言必不用適助禍殃如臣是陛下東宮舊臣復爲憲府之長琦等親被彈擊不敢自言奎乃爲琦主謀擊臣報怨自茲以往人誰敢言臣處職憲之位未滿兩月而遽遜退豈臣有欲自圖國政竊弄威柄之迹也哉又曰陛下欲除臣翰林學士之職臣豈敢當之願從奎言投於散地必退之志陛下固已察之伏惟哀矜使臣得脫彊臣怨仇之手他日全名節以死歸骨九泉臣之幸也侍御史吳申奏故事御史中丞因言

事求罷居家待罪朝廷降旨不允或宣召入臺至於再三確辭然後聽去所以重風憲之任寵耳目之官體貌直臣以厲其節王陶今日上章明日除代未有罷免遄速如此之甚也乞留陶依舊供職竝上疏劾奎有無君之心數其五罪上以手札賜知制誥知諫院邵亢趣進入陶學士詔亢遂言御史中丞職在彈劾陰陽不和咎由執政奎所言顛倒失大臣體陛下新聽政命出輒廢何以令天下上由是有逐奎意司馬光入對上亦以奎奏示光光請止還陶舊職上許之既又欲與陶侍讀學士光退翌日〔原注〕二十日己丑也〔案〕傳家集謂四月二十二日上與此異日復奏曰〔案〕傳家集載乞王陶只除舊職劄子云日昨召對蒙恩賜示以吳奎所上劄子爲直除王陶翰林學士家居待罪事臣曾據所見數奏陛下始欲止還陶舊職後又欲與陶侍讀學士臣忽遽來有以對退爲陛下經筵思之侍

讀學士與翰林學士資級略同若授陶此職臣恐奎未必肯出陛下新踐祚大臣屢有不安其位者奎素名質直萬一因此激發舉動更有過當若亟行罷免則深失士大夫之望若屢詔不出則愈損陛下之威況陶既以言事不聽辭免臺職待罪之際若更加以美官臣竊料陶亦不敢受欲望聖慈止還陶未作中丞時舊職(宋)傳家集作止還陶原作御史中丞時舊職則奎前者已經商量不敢不出陶既是舊職受之亦安庶免紛紜重傷朝廷大體臣蒙陛下虛己下問不敢不奏紀事本末卷五十七

庚午上出諸州貢物名件自漳州山礬花一萬朶已下至同州榅桲二千顆凡四十三州七十種手詔曰四方入貢雖云古禮考之禹制未有若茲之繁也今則一郡

歲有三四而至者言念道路之勤疲費亦廣至閭主押司校有棄業終身不能償者耗蠹民力莫不由斯又所貢物多飲食之類雖闕乏亦無害書不云乎不作無益害有益非謂此邪朕甚不取自今其悉罷之紀事本末卷八十一家太平治迹統類云右司諫劉庠言近手詔減天下貢獻出宮女數十人皆從後苑作工匠應乘章服及所更改乞付史館不從上批付中書案宋史本紀王陶呂景吳申吳奎責降罰銅均在丙寅日紀事本末繫之庚午日蓋以還公上留吳奎劄子日書之也然據傳家集上疏在二十四日是月戊申朔庚午爲二十三日二十四則爲辛未集與此差一日今姑依紀事附此御史中丞王陶侍御史吳申呂景過毀大臣王陶除樞密直學士知陳州吳申呂景各罰銅二十斤吳奎位在執政而彈劾中丞以手詔爲內批三日不下除資政殿大學士知青州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兼侍讀司馬光權御史中丞奎乞守本

官知濰州不許司馬光復奏外議藉藉皆以爲奎不當去所以然者蓋由奎之名望素重於陶雖令者封還詔書徑歸私第舉動語言頗有過差然外庭之人不知本末但見陛下爲陶之故罷奎政事其罰太重能不怪駭如此臣恐其餘大臣皆不自安各求引去陛下新登大寶先帝梓宮在殯若舉朝大臣紛紛盡去則於四方觀聽殊似非宜臣愚欲望陛下收還奎青州敕告且留奎在政府以慰士大夫之望安大臣之意陛下以奎違詔而黜之威令已行嘉奎質直而留之用意尤美奎始負大譴懾服陛下之英斷終蒙開釋銜戴陛下之深恩上下歡悅誠無所損昔漢高帝疑蕭何受賈人金械繫於獄感王衛尉一言赦令復位君臣恩禮相待如初況於

一出入閒何爲不可留也陛下素知臣非朋附大臣之人故敢不避形迹極意盡言但爲朝廷惜大體耳上不懌光中丞誥時在閤門上復收入後三日乃付中書先是上封陶疏以示琦琦奏曰臣非跋扈者陛下遣一小黃門至則可縛臣以去矣上爲之動問制誥知諫院滕甫甫曰宰相不押班誠可罪若以爲跋扈則爲欺天陷人矣奎之罷政事也琦猶在告公亮方侍祠趙槩復奏增奏一官爲戶部侍郎（紀事本末卷五十七）

辛未曾公亮入對懇請留吳奎上許之（紀事本末卷五十七）

壬申追取吳奎靑州告詔對延和殿慰勞使復爲參知政事曰成王豈不疑周公邪上初議罷奎爲翰林學士承旨顧張方平曰奎能當以卿代方平力辭上曰卿歷

三朝無所阿附左右莫爲先容可謂獨立傑出矣先帝已欲用卿今又何辭方平曰韓琦久在告者意保全奎奎罷必不復起琦勳在王室願陛下復奎位手詔諭琦以全始終之分上嗟歎良久繼出小紙曰奎位執政而擊中司謂朕手詔爲內批持之三日不下不去可乎方平復論如初上訖從之案宋史吳奎傳及琦罷相竟出知青州宰輔表在九月辛丑於是遣內侍張茂則賜琦手札曰卿援立先帝功在王府自朕纂承虛懷託賴惟是同德豈容間言昨王陶等所言過爲誣訾至於事理朕所自明但中丞屢斥頗動朝議欲除學士意者示之美遷其實使去言路不謂卿亦有章表遽然避位是著朕之不德益駭天下之聽已處分王陶舊職出知陳州乃君臣大義卿其勿以爲嫌

國之休戚卿當與朕共之言發於誠想宜知悉旲奎既復位邵亢更以爲言上手札諭亢曰此無他欲起堅臥者爾堅臥者蓋指琦也（案韓魏公家傳云陶既黜邵亢猶欲攻公上曰若不是他韓琦朕只是一皇親太保耳亢聞此言惶懼自悔時亢知開封府忠彥爲府屬官屬亢爲道上語如此意以蓋己之失也）陶爲人儇利眉目疎秀美書翰惟性卞急色厲而內荏初事韓琦甚謹故琦深器之驟加拔用陰知上不悅執政之專既爲中丞謀易置大臣虛次相以自擬陳薦密勸琦備陶琦不信陶果劾奏琦（原注琦傳云英宗既立琦編羣臣姓名品題之以進然最所重者陶首加拔用後覽陶佞疎之及爲御史中丞意猶不滿遂劾奏琦世益以知人爲難按所偁覽陶佞稍疎之恐飾詞令不取）初建東宮英宗命以蔡亢爲詹事琦因薦陶文彥博私謂琦盍止用亢琦不從遂並用二人及琦爲陶所攻彥博謂琦曰頗記除詹事時否琦大愧

曰見事之晚眞宜受撻(紀事本末卷五十七(原注)此條司馬光日記云彥博謂琦詹事舊無二員按太宗升儲林特張士遜二人並兼詹事舊無二員或是唐制令不取日記又云樂道以太子登位不受詹事散執政許之嘗考舊記書詔王陶過毀大臣罷御史中丞爲權密直學士知陳州吳奎位執政彈劾中丞格手詔三日不下罷爲資政殿學士知青州新記但書罷至仍不載因由據五朝史例當從舊記)

同知諫院請開經筵且講喪禮詔俟祔廟畢取旨(紀事本末卷五十三)

癸酉司馬光始受御史中丞詣奏疏曰(案傳家集有云臣聞澄其源則流清固其本則木茂)臣蒙陛下拔於衆臣之中委以風憲天下細小之事皆未足爲陛下言之敢先以人君修心治國之要爲言此誠太平之原本也臣聞修心之要有三一曰仁二曰明三曰武仁者非嫗煦姑息之謂也修政治興教化育萬物養百姓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

之謂也知道義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彊亢暴戾之謂也惟道所在斷之不疑姦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故仁而不明猶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猶視苗之穢而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猶知穫而不能種也三者兼備則國治彊闕一焉則衰闕二焉則危三者無一焉則亡自生民以來未之或改也治國之要亦有三一曰官人二曰信賞三曰必罰夫人之才性各有所長官之職業各有所守自古得人之盛莫若唐虞之際稷契臯陶垂益伯夷夔龍各守一官終身不易苟使之更來迭去易地而居未必能盡善也故人主誠能收采天下之英俊隨其所長而用之有功者勸之以重賞有罪者威之以嚴刑譬之乘輕車駕

駿馬總其六轡奮其鞭策何往而不可至哉昔仁宗時臣初諫官得上殿首曾數奏此語先皇帝時臣曾進歷年圖又以此語載之後序今幸遇陛下始初清明之政虛心下問之際臣復以此語爲先者誠以臣生平力學所得至精至要盡在於是願陛下勿以爲迂闊試加審察若果無足取則臣無所用於聖世矣紀事本末卷五十八〔案〕溫公論修心之要三治國之要三〔續宋編年資治通鑑〕載於治平四年閏三月[illegible]云以呂公著司馬光爲翰林學士上疏論修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三曰用人曰信賞曰必罰且曰臣嘗以此事獻仁宗其後以獻英宗今又以獻陛下誠以臣平生所得至精至要者盡在是矣與此大旨略同長編卷二百九載司馬光爲翰林光以不能四六爲辭下竝未見此續宋編年資治通鑑誤繫於彼

是月知慶州蔡挺知渭州長編卷二百三十熙甯五年五月丙寅原注以挺治平四年四月自慶徙渭熙甯二年九月再任〔案〕東都事略蔡挺傳云神宗即位加天章閣待制徙知渭州建勤武堂

五日一教閱五伍爲隊五隊爲陣陣橫列三鼓而出之並三發箭復位又鼓之還隊槍刀齊出以步鼓節之爲擊刺狀十步而復以上凡復位皆聞金部退騎兵亦五伍爲列四鼓而出之射戰盤馬先教前一日將官點閱全備乃赴教再閱之隊中人馬皆彊弱相兼彊者立姓名爲奇兵隱於隊中選用奇則別爲隊出戰涇原路內外皆七將及涇儀州左右策應將每皆馬步軍各十陣分左右各第一至五日閱一陣此其大概也神宗甚善其法

五月（案錢氏四史朔閏考是月戊寅朔）御史臺官既被絀罰宰臣韓琦曾公亮言臣等近以中丞王陶彈奏不過文德殿押班先嘗面奏舊以前殿退晚及中書聚廳見客日有機事商議故不及押班爲歲已久卽非始日臣等令檢詳唐及五代會要每月凡九開延英則明其餘不坐之日宰相須赴正衙押班及延英對宰相日末御內殿前令閤門使傳宣放班則宰臣更不赴正衙押班明矣本朝自

祖宗以來繼日臨朝宰相奏事祥符初敕宰臣依故事
赴文德殿押班當日似未曾討論故行之不久漸復隳
廢緣中書朝退後議政動逾時刻若日赴文德殿押班
則於機務當有妨滯欲乞下太常禮部詳定典故從之
及司馬光為中丞郎奏臣竊聞宰相復有文字乞下禮
官詳定合與不合押班臣聞王者設官分職譬猶一體
以宰相為股肱以臺諫為耳目固當同心協力以佐元
首若各分彼我互爭勝負欲求其身之安何由可得近
者御史中丞王陶請宰相依舊制赴文德殿押班宰相
若從其所請豈有後來紛紜乃堅執不行迭相激發遂
至王陶語言過差今王陶既補外官宰相已赴押班臣
謂朝廷可以無事矣而宰臣復有此奏萬一禮官有希

旨迎合者以爲宰相不合押班臺諫欲默而不言則朝廷之儀遂成墮廢欲辨論是非則（奎傳家集此下有云與前日之事有何所異是鬭訟之端）無時休息也陛下新即大位四方之人舉首傾耳以觀大化而朝廷不聞肅雍濟濟之風數有變色紛爭之醜臣竊爲陛下惜之（奎傳家集此下有云況今災異屢降饑饉荐臻官多而用寡兵眾而不精冗費日滋公私困竭戎狄桀傲邊鄙無備百姓流亡盜賊將起朝廷夙夜所憂宜以此數者爲先而餘事爲後）伏望陛下特降聖旨令宰臣依國朝舊制押班所有下禮院文字乞更不令詳定癸未上批自今宰臣春分後遇辰初牌上秋分後遇辰正牌上垂拱殿視事未退更不赴文德殿令御史臺設班前下太常禮院詳定指揮更不施行既而司馬光又奏（奎傳家集云臣伏覩今月七日敕文準四日手詔今後宰相赴文德殿押班自春分後或遇辰初牌上秋分後遇辰正牌上垂拱殿視事未退止令

傳報宰臣更不過令御史臺一面放班餘日並依祥符敕命指揮永爲定制所有前降下太常禮院詳定文字更不施行者臣竊見從來垂拱殿視事比至中書樞密院及
其餘臣僚奏畢春分以後少有不過辰初秋分以後少
有不過辰正自陛下御極以來惟近因服藥曾因辰牌
以前駕起入內自餘皆在辰牌以後然則自今以後無
事之日宰臣永不赴文德殿押班也臣竊以爲文德殿
爲天子正衙宰臣爲百僚師率百僚既在彼常朝則宰
臣理當押班斯乃前世舊規自祖宗以來未之或改案傳家集此下有云今陛下卽政之初非有大利害者恐未須更張伏望陛下特降聖旨令
宰臣一依國朝舊制押班若陛下以前已降手詔必欲
限時刻者卽乞自春分後遇辰正牌上秋分後巳牌上
並依手詔施行案傳家集作並依今月四日指揮施行猶庶幾此禮不至

遂廢乃詔春分秋分後辰正牌上垂拱殿視事未退宰臣更不過文德殿押班紀事本末卷五十七原注實錄云故事宰相奏事訖赴文德殿押班其後奏事有至日昃未下以故不復過殿習以為常及王陶為中丞劾奏宰相違故事不恭於是百言至巳後數刻未退人厭苦之故有癸未之詔案長編卷二百二十八熙甯四年十一月詔中書門下自今文德殿常朝候垂拱殿坐令御史臺一面放班沈括補筆談卷一故事不御前殿則宰相一員押常參官再拜而出神宗初即位宰相奏事多至日晏韓忠獻當國遇奏事退晚即依舊例一面放班未有著令王樂道為御史中丞羅奏語過當坐謫陳州自此令宰相奏事至辰時未退一而放班遂為定制

丙戌翰林學士呂公著兼侍讀紀事本末卷五十三案此條紀事附四月下據朔閏考四月戊申朔無丙戌日十朝綱要編年備要五月置資文閣學士直學士待制以翰林學士呂公著知制誥不載兼侍讀事或紀事本末上脫五月二字也丙戌為五月初九日

戊子龍圖閣直學士韓維知潁州初王陶罷御史中丞為翰林學士維言宰相跋扈法所當治也御史中丞言

是則宰相安得無罪若其非中丞安得止罷臺職而已今爲翰林學士是遷也陛下既不能辨明大臣使負惡名有不自安之意又使言者無名罷去疑惑遠方願廷對羣臣使是非兩判及御批吳奎罷參知政事遷一方知青州維以爲奎素有學問敦篤持重可任以事擢參政大夫衆謂得人今才數月止因論事之際少失婉順便加斥逐進退大臣不當如此且執政罷免則爲降黜今復遷官則爲褒進理當竝行此與王陶罷中丞而加翰林學士何以異賞罰所以明天下之耳目豈可不謹乎陶既出維亦屢求外補（案宋史韓維傳上還奎就職維援前言求去）上從之未行改汝州（原注日記云樂道之與長文闕也兼國曼叔彥先更上殿言樂道出兼國亦求出命知潁州（案宋史韓維傳數月召兼侍講判太常寺熙甯二年遷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明年爲御史中丞以

兄繹在樞府力辯安石亦惡言保甲復使爲開封府侍御史呂景通判濠州初景既罰金因言自臣入臺方踰兩月凡所論奏不敢阿附嘗言樞府兵柄方鎮帶之於體非便乞罷郭逵簽書并宣撫之任又宰相於文德殿立班乃祖宗舊制今既隳廢損國體又言王舉元四歲八遷蔡挺資淺用速夏倚超擢太優陳汝羲貪邪陰險不當召試不蒙施行蓋臣才識淺陋不能開悟聖心今王陶已降外郡而臣止從罰在臣之義豈敢苟安望罷臣言職顯加黜降三奏待罪故有是命紀事本末卷五十七案傳家集五月十二日上論韓維呂景劄子云臣竊聞已有指揮龍圖閣直學士韓維差知潁州侍御史呂景與堂除通判未知信否臣愚竊見韓維沈靜方雅於陛下晴昔宮僚之中最有美譽今者無故稱病求出外人皆不知其故呂景渾厚剛直於今日言事之臣亦爲難得其人身爲臺官坐言事罰銅誠使羞辱難以立朝不若得貶竄之爲快也然二人者皆陛下腹心耳目之良臣一旦

俱從外補於二人甚爲私便臣竊爲陛下惜之伏望聖慈更賜詳度或且留之左右使拾遺補過誠有所裨益必若不可留者其臺官乞更不舉人只於舊臺官呂大防郭源明馬默等數內斷自聖意選擇一人以補其闕所貴得質直之人克厭眾心取進止

王陶赴陳州上表謝到任凡數千言專詆毀執政曰臣預知孤忠必犯眾忌方權臣之入盛復眾黨之已深祿去王室者十年政在私門者三世言事忤意者決行斥逐立朝守正者公肆忌嫌閒手詔一出則遷怒以責人議山陵一費則懷忿而形色以直道事君者爲大惡以顯心附己者爲至忠又曰方幸幼君之足陵豈思天威之可畏又曰元台高臥而有要次輔效尤而愈悍夜取敕告於上閤藏在私家朝請宣召於御前押歸故府轉主心易於拳石奪君命輕若鴻毛昔眞宗久疾丁謂弄權已去復留異時同惡尚猶再行

告病少挾正以爲邪不敢便毀制書全無名而復位上素喜陶文往往成誦執政怒將請其罪司馬光言臣竊聞政府以王陶上表言詞狂率恣爲詆毀多過其實欲有數奏乞重加降責審或如此恐不可許何則自仁宗皇帝以來委政大臣宰輔之權誠爲太重加以臺諫官被貶者多因指大臣之過失少因犯人主之顏色是威福之柄潛移於下方將奮乾剛之盛德伸元后之威斷收還利器以救其弊今者王陶肆其褊心失於詳審言語不密流布遠近雖實有罪然陶前者出知陳州陛下蓋以先帝梓宮在殯特爲大臣屈意行之今若又以表文詆毀大臣重加責降臣恐人主之權益輕大臣之勢遂成興衰之機於此乎在不可不察也臣愚欲望陛下

於執政進呈王陶謝上表之際但諭以躁人之辭不足深罪前已左遷在外豈可更加貶責若其再三執奏陛下當正色語以王陶前作中丞譏切朕躬非無過當之言朕亦未嘗加怒欲以廣開言路豈可觸犯卿等則必欲再三責降方爲快意邪若又執意不已者陛下但不復應答彼當自退所以然者非以保全王陶蓋欲使其餘臣僚知陛下英武萬一他日大臣有欺罔朝廷爲大罪者羣臣敢言之耳凡此皆陛下聖智所能自知臣復屑屑盡言者誠荷陛下不世之恩貪於報效不復自顧形迹之嫌故也陶遂得免呂公著恐上或陶說將復召之即奏疏曰臣伏見自陛下即位以來中外皆稱聖朝昨因王陶瀆亂天聽上下震駭尋已黜守外藩繼一露

奏表章歷詆近臣及論大臣不軌又漏洩上前密語陛下以其宮邸之舊嘗加眷遇兼謂出於一時猜忿特賜含容不加重譴陛下之恩德可謂至矣陶宜日夜循省咎愆以答上仁今聞復有章表長惡不悛如此乃是包藏禍心非特出於一時之猜忿也且以陛下之聰明至其指執政之得失數羣臣之長短固亦有然者矣若遂以爲大臣有不臣不軌之心則陛下眷念不置向後必須召用臣竊恐姦邪小人因奏對之際必有希合上旨蔽陶之罪謂其能忠直敢言伏望陛下割一人之私恩采天下之公論登用中立之士杜絕阿黨之原毋爲偏見邪說所惑則天下幸甚紀事本末卷五十七〔案〕畢氏通鑑熙甯二年七月知梓州何郯又乞召還王陶以迎合上意帝薄之後陶入爲三司使遷翰林學士中丞呂公著復論陶賦性傾邪當韓

琦秉政，詔事無所不至，及爲中丞，乃誣琦以不臣之迹陷琦以滅族之禍，反覆如此，豈可信任，乃出陶知蔡州

甲辰，屯田員外郎張唐英爲殿中侍御史裏行。唐英，雙流人。初，英宗立，上謹始書，言爲人後者爲之子，恐他日有引定陶故事以惑聖聽者，願杜其漸。既而臺諫官相次黜逐，故王珪、范鎮謂唐英有先見之明，其薦之（紀事本末卷五十五）（案邵伯溫聞見錄云：張唐英者，天覺丞相兄也。丞相少受學於唐英。唐英有史才，嘗作宋名臣傳、蜀檮杌行於世。熙甯元年春，以前御史服除還京。徐乾學通鑑後編云：唐英初調穀城令，縣圃植千株楊柳，作柳亭於其中，聞者咨美。英宗初立，唐英上謹始書）

六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丁未朔）庚申，兵部員外郎、直龍圖閣兼侍讀學士王廣淵知齊州。先是，司馬光言（案傳家集言王廣淵劄子凡三篇，第一劄子上於六月三日，紀事本末所載其第一劄子也，然前半已刪節，今據傳家集附注於此。據傳家集所載云：臣聞明君之政莫大於去姦，忠臣之志莫先於去邪。陛下不知臣無以使待罪憲府，受任以來，於

今踰月而寂無所糾彈負大恩伏見直龍圖閣兼侍讀學士王廣淵以小人之質有傾巧之材案傳家集此下有云苟求進身無所不至外依政府內結近習案傳家集此下有云數年之間致位清顯國家本以龍圖閣寵賢彥遹案此字原闕據傳家集補英待儒雅皆非廣淵所宜濫處案傳家集此下有云陛下即位以來未聞放黜姦邪以警羣臣實淵於朝列之中為姦邪之尤者伏望陛下奮發乾斷首加斥逐奪去職名除一遠地監當亦足以醒天下之耳目案傳家集所載言王廣淵第二劄子云臣近曾上言直龍圖閣兼侍讀王廣淵頃巧姦邪乞盡奪去職名除一遠地監當差遣至今未聞指揮臣竊聞廣淵所為布聞海內陛下昔在宮邸豈不備知何假微臣更有詳述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此大舜所以成天功也陛下若未知廣淵之為賢與不肖尚容致疑若果知廣淵姦邪之狀則豈可復置之左右而不速去之哉夫佞人者巧於求合變故萬端雖聖賢所不能察是以帝堯畏巧言令色孔壬而孔子欲顏淵以遠佞人夫堯與顏淵非不明也苟不畏而遠之則有時而或之矣伏望陛下依臣前奏其王廣淵早賜黜逐

御史蔣之奇亦言廣淵人品庸凡天資

險詖先帝拔自常僚置之文館不思獻納忠規而乃肆爲姦佞方擢用之際司馬光列章十上事寢不行愈自矜誇藩邸故舊入則結高居簡爲內應出則與孫固爲死交陛下大明初升四海皆照豈容魑魅尚在朝廷廣淵亦自請郡故有是命既而光又言（案傳家集此爲言王廣淵第三劄子也紀事本末亦節去前後據集中所載云臣前兩次上言王廣淵傾巧姦邪乞盡奪去職名與遠地監當）近聞廣淵（案傳家集作本人）帶舊職知齊州仍賜章服如此乃是賞之非黜之也歸使廣淵自改京官以來謹身守分不爲姦謟以至今日不過作第二任通判今所得乃如此豈可謂爲姦謟無益哉（案傳家集此下有云孔子稱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今之章服所謂器也職名所謂名也二者皆無用之物然而天下貴之者爲其非賢才則不能得之故也唐宣宗重惜章服不輕以與人有司製緋衣以備賜緋年不過用三兩領故當時服緋賜者人以爲貴夫名器譬如珠玉若使

之易得如瓦礫尚安足貴乎近歲兩次覃恩服緋紫者已爲泛濫今又如陳鑄王廣淵輩皆賜章服是使今後受賜章服者皆以爲恥不以爲榮也且陛下使廣淵出補外官必已知姦邪之迹也今又復以職名章服寵之是勸人使效廣淵所爲也臣竊恐非國家之福案傳家集此下有云伏望聖斷依臣前奏盡奪去廣淵職名并比來章服與遠地監當使賞善罰惡皦然明白不聽廣淵入辭延和外殿上哀慟久之衛士皆感泣紀事本末卷五十八案王銍默記卷上云王廣淵議英宗於潛邸及凱仿欲大用之不果然中外之事莫不以聞又論宰執專權須收主威英神二朝俱主其說時宰患之無如之何乃反間諫官司馬君實力言其姦邪不可近章至八九上廣淵竟外出世徒知君實言廣淵而不知宰相之反間也然則陰讒臺諫以逐人主親臣古今之所不免其後神宗時君實言楊繪不當言曾公亮事神宗御批與睽亢發令論繪云光醇儒少智未必不爲人陰使之耳蓋廣淵被遂嘗言君實純直受人風旨之詐而云爾此說似誣

辛未長編卷一百八十八又卷二百四十六載增配沙門愨人數事據原注均云治平四年六月二十五

日李慶事可考（案原文已佚）東都事略馬默傳默除知登州沙門島舊制則有定額益數則投之海中皆主李慶罷官入謁默遽問擅殺幾何慶對一任殺七百餘人默詰之則曰島上地狹徒隸環眾過數官糧不足以贍則取殺之默責其擅殺欲按其罪慶惶恐即日自殺默奏請更定配島法凡二十條益額者則選年深不作過人移徙登州自是多全活者其後蘇軾起知登州父老迎於路曰公爲政愛民得如馬使君乎軾異之王鞏甲申雜記云沙門島舊制有定額過額取一人投之海中馬默處厚知登州建言朝廷既貸其生矣即投諸海非朝廷之本意今後溢額乞選年深自至配所不作過人移登州神宗深然之即詔可著爲定制

詔曰農天下之本也祖宗以來務加惠養比下寬恤之令賜蠲復之恩然而歷年於茲未極富盛間因水旱頗致流離深惟其故殆州縣差役仍重勞逸不均喜爲浮冗之名不急之務以奪其時而害其財故也愁痛亡聊之聲上干和氣深可傷憫其令逐路轉運使徧牒轄下州軍如官吏有知差役利害可以寬減者實封條析以聞

先是三司使韓絳言害農之弊無甚差役之法重者衙前多致破產次則州役亦須重費夫田產人恃以為生今竭力營為稍致豐足而役已及之欲望農人之加多曠土之加闢豈可得乎向聞京東有父子二丁將為衙前役者其父告其子云吾當求死使汝曹免凍餒也遂自經死又聞江南有嫁其祖母及與母析居以避役者此大逆人理所不忍聞又有鬻田產於官戶者田歸不役之家而役併增於本等戶其餘䝉賊農民未易遽數欲望以所陳下哀痛之詔令中外臣庶悉具差役利害以聞委侍從臺省集議考驗古制裁定其當使力役無偏之害則農民知為生之利有樂業之心矣役法之議始於此紀事本末卷七十續宋編年資治通鑑韓絳言京東民有父子二丁將為衙前役云云同又云

司馬光亦言自罷里正置鄉戶衙而民戶愈困至於破
家願論謀以及天下使民休息遂詔逐路條具差條利
害案再詔條具利害在七月戍寅可考又案傳家集載
治平四年九月所上論衙前副于云臣伏見近者陛下
恃下詔書以州郡差役之煩使民無敢力田費數求致
厚率至有遺親背義自求安全者令中外臣庶條陳利
害委官計定以聞此誠堯舜之用心生民之盛福也臣
竊見頃歲國家以民閒苦里正之役廢罷里正置鄉戶
衙前又以諸鄉貧富不同東鄉上戶家業千貫亦為里
正西鄉上戶家業百貫亦為里正應副重難勞逸不均
乃立定衙前人數每遇有闕於一縣諸鄉選物力最高
者一戶補充行之到今已愈十年民閑貧困愈甚於舊
議者以為一州一縣利害各殊令一繫立法未能盡善
又里正止管催稅人所願為衙前所管官物乃有破壞
家產者然則民之所苦在於衙前不在里正今廢里正
而存衙前是廢其所樂而存其所苦也又歸者每鄉止
有里正一人借使有上等十曰一戶應役則九戶休息
可以晏然無事專意營生其所以勞逸不均蓋由衙前
一繫差遺不以家業所直為准若使直千貫者應副十
分重難直百貫者應副一分重難則自然均半今乃將
一縣諸鄉混同為一選物力最高者差充衙前如此則
有物力人戶常充正役自非家業論落則承無休息之
期矣有司但知選差富戶為抑彊扶弱寬假貧民殊不
知富者既盡賦役不歸於貧者將安適矣借使令日家

產直十萬者充衙前數年之後十萬者盡財九萬者必當之矣九萬者盡則八萬者必當之矣自非磨滅消耗至於窮困而爲盜賊無所止矣故置鄉戶衙前以來民益田之而不敢營生富者反不如貧貧者不敢求富日削月膄有減無增以此爲富民之衙不亦蔬乎臣嘗行於村落見農民生具之徵而問其故皆言不敢爲也今欲多種一桑多置一牛蓄二年之糧藏十匹之綿都里已目爲富室指以爲衙前矣況敢益田驢蓄廬舍乎臣聞其言悉焉傷心安有聖前在上四方無事而立法使民不敢爲久生之計乎凡爲國者患在見日前之利不思永久之害故初置鄉戶衙前之時人未見其患及今然後知之若因循不改日益久則患益深矣臣思欲望聖慈特降指揮下諸路州縣相度上件里正衙前與鄉戶衙前各具利害聞奏隨其所便別立條法務令百姓敢營生計則家給人足庶可望矣

陝西轉運司薛向言知青澗城种諤招西人朱陵最爲橫山得力酋長已給田十頃宅一區乞除一班行使誘示諸羌誘降橫山之衆詔增給田五頃

案吳廣成西夏書事云從橫山民於興州夏蕃酋令凌舉衆內附夏國頻年點集衆志乖離橫山羌益思內附諒祚盡發其族帳從之興州諸部懷土縣望知青澗城种諤招之令凌舉衆降諤上聞給以田宅北

作朱陵未詳郎其人否向在英宗時嘗獻西陲利害十五篇去冬又上疏陳禦邊五利一曰選將帥以制其衝二曰亟攻伐以罷其敵三曰省戍兵以實其力四曰絕利源以弊其國五曰惜經費以固其本選才謀居要害任權變廣招置募鄉導行反間使其君臣攜貳自相屠戮用智而不用力所以制其衝也設先舉之策行淺攻之術諸路分據地勢犄角進兵聲援相及若首應尾使其備東北則擊西南狃以歲月勞於奔命所以罷其敵也東兵屯戍去逸就勞知虜情不習地勢坐縻廩食欲戰先北今若省之專任土兵減費重威所以實其力也罷其賜予禁其市易絕其鹽利設官致命杜衣食之源所以弊其國也今數道宿兵調度紘急稍失經畫則徒困良民而

無補國用宜鑒建康之失矯倉卒之暴任公實之謀使府庫充牣而農桑不殘士飽氣勇以攻則克以守則堅所以固其本也疏奏英宗稱善常置左右上見而奇之會邊臣多言橫山族長可招納者是日即召薛向入對密賜金五十兩及辭去又賜金凡向所陳計策上皆令勿語兩府自以手詔指揮樞密使文彥博等皆執不可宰相曾公亮獨贊之上先以向所上疏并西陲利害付文彥博令其可否條例錄進彥博奏云觀向之所陳大要有五（案潞公集此下有云向所謂任將帥者朝廷何嘗不愼擇而重之但所擇或得或否耳旣得其人固當如向所論使久其任必各成效猶如前時屢遷數易雖得賢才使爲將帥亦難責其成功所謂亟攻伐以罷其敵者一曰先舉之策以謂先發制人故勝後發制於人故負故欲亟肆以罷之多方以誤之之二曰數攻之策其大旨欲招誘橫山部族圖結熟戶之兵及義勇弓箭手之眾侵擾賊境使不甯居將自困弊此皆朝廷

素留意者兼韓琦上言慶麻初曾與范仲淹嘗建此議曾西人輸款而止去歲樞密院遂與中書同議悉有成算尋已降付遂路令錄奏議進呈兼遂路之兵自來未嘗精較貨數去歲樞密院令編例官類聚得壩實人數降下諸路嚴切訓練至於部分亦有成法并檢康定中詰路出師奉制之術並密封付邊帥遵守朝廷處置之詳殆無遣策然此舉動必當其時去歲十月臣嘗上奏於先帝若諒祚果遂儷彊自絶於朝廷以討代內渠招納降附無所不可若猶恭順服過郎當舍容所謂羈糜不絶況王者之帥非不得已豈宜輕用今向有云若諒祚改圖自新復守詔誓伏望廟天地之量彝畱霆之怒省貴跋兵安邊息民天下之幸斯言是矣然於平時不可不講議精熟一旦有陳用之無疑所謂省成兵以實其力者其要欲省東兵之疲轅揀土兵之精勤取實用損虛爲持久必勝之術朝廷近以計較遂路之兵去究留精皆有定數矣向去春季依法料箭兼去歲不以親備兵成邊此亦省兵資力之一識也又曰總利源以弊其國謂朝廷歲賜并緣邊和市亦宜總之賊勢自籍矣歲賜抑市加諒祚監命自當絶之

上三策不待論而利害可知所謂惜經費案谿公集此下有以固其本四字者此乃方今至切之務最要講求案谿公集此下有云蓋經費若簡國財乃富國富郎兵彊兵彊郎鑾不敢內侮而後制禮作樂馴致太平

何欲不可今之言者不計國用之豐寡而欲輕學妄動爲國生事者多矣惟朝廷審用而愼行之兵一用其費不貴苟力屈而財殫雖有智力不能善其後向又以調度兵費一以康定爲鑒其言尤爲切當蓋康定時兵久息不用人未知戰上下騷然暴取橫用莫知所極天下困弊終無尺寸之功亦可鑑矣向云自寶元初守官陝右出入兵間〔案〕潞公集此下有今又主關中之漕七字首尾七年目覩心計固宜詳悉〔案〕潞公集此下有其言誠有倫理六字然謀攻料敵老將所難兵者大事不可輕言古人論兵至愼至重〔案〕潞公集此下有云如向之取橫山如反掌捕西賊若設置掩兔向謀雖可采言亦似輕誠願愼之重之紀事本末卷八十三

是月內侍省押班文思副使王昭明罷環慶路駐泊兵馬鈐轄供備庫副使帶御器械李若愚罷涇原路駐泊兵馬鈐轄西京左藏庫副使梁實罷秦鳳路管句蕃部公事韓則順罷鄜延路管句蕃部公事長編卷二百三元年十二月丙

午載四人領邊事命原注實錄云辛罷之蓋追記治平四年六月事令不取㊟長編注既云四人罷領邊事命當載四年六月今據原注附此罷四人蓋因人不以爲便而從呂誨疏也誨疏見長編九朔編年備要六月罷陝西內鈐轄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六月以趙抃知諫院抃獻疏以任道德重輔弼別邪正去佞心信號令平賞罰謹幾密備不慮勿數赦容諫諍十事又言呂誨傅堯俞范純仁呂大防趙瞻趙鼎馬默皆骨鯁敢言久謫不復又論五費謂宮掖宗室官濫兵宂土木之費多見納用㊟太平治迹統類云龍圖閣直學士戶部郎中趙抃知諫院提舉萬壽觀既見上謂卿匹馬入川以一琴一鶴自隨爲政隨易稱是邪人言獨處室中有一寵效其服氣政也前此自蜀遠歸者多歷省府大臣以爲言上曰用抃爲諫官頼其言何必兩府乎抃乃獻是疏續宋編年資治通鑑於熙甯二年五月載抃自成都還以龜鶴自隨云云下又拔上疏論呂誨傅堯俞范純仁呂大防趙瞻趙鼎馬默皆骨鯁云云殊與此復今姑存此以備考宋史本紀九月與張方平並參知政事

七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丁丑朔戊寅上初即位內臣以覃恩升

朝者皆罷內職獨句當御藥院高居簡等四人留如故天章閣待制孫思恭嘗以爲言上曰居簡有功思恭退詢於人云劉庠之建儲也居簡覘見太子二字急報上於潁邸及英宗升遐居簡亟出召二府中宮聞之怒詰居簡曰太子合召之又於懷中探黃衣以被上體此上所謂有功者也思恭復奏疏陛下先帝之嫡長子當爲嗣者非陛下而誰居簡當先帝大漸之時已懷二心私自結納又矯稱太子之命召兩府以累陛下孝德此皆當誅之罪奈何反以爲功上不聽司馬光奏言（案傳家集言高居簡劄子凡五篇此第一劄子也前半紀事節去據集中所載云臣聞古人有言堂上不糞則郊草不瞻曠芸言近者不治則不暇及遠也竊見句當御藥院）高居簡資性姦回工讒善佞久處近職罪惡甚多臣謹按祖宗時句當御藥院官至內

殿崇班以上卽須出外蓋以日月寖久官資稍高則防其憑恃威靈竊弄權柄遠鑒漢唐之禍深爲子孫之慮故也陛下卽位之初內臣以覃恩遷官者盡補外職獨留御藥院四人天下首以此一事譏陛下之失況居簡於衆人之中最爲狡猾（案傳家集此下有云陛下特加寵信待以腹心人皆指目大玷聖德臣職在糾繩不敢不言）伏望遵祖宗舊典應句當御藥院官至崇班以上者盡授以向外差遣其高居簡乞遠加竄逐以解天下之惑（案傳家集言高居簡第二劄子第三劄子紀事不載據集中第二劄子云臣近曾上言句當御藥院高居簡工讒善佞乞遠加竄逐未蒙施行昔周公以立政戒成王至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亦皆擇人穆王命伯冏爲大僕正曰昔在文武侍御僕從罔匪正人又曰愼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媚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自古聖帝明王雖左右小臣未嘗不謹擇纘良之人以自防遂豫之生況陛下關膺賚命聖德推新善惡興袁於此乎分而使讒佞如居簡者旦夕常在左右）

又寵而信之此乃異日禍亂之根腹心之疾也臣職在去邪不敢不再三上言伏望聖明依祖宗舊制應句當御藥院官至崇班以上並令出外其高居簡仍乞遠加寵逐第三上殿劄子云臣近曾兩次上言句當御藥院高居簡工讒善佞乞遠加竄逐至今不蒙降出施行居簡須在先朝已竊弄權柄依憑城社玷辱聖明物論洶洶切齒側目及陛下繼統必謂首行誅竄以書邪臣不意居簡狡猾多端下自結於陛下使陛下寵愛信任更過於先帝之時朝廷公忠之士無不慣憲深爲陛下惜之方令內侍之臣小心謹慎可以備陛下左右使令何可勝數陛下足以擇而用之何必違祖宗舊典負天下讒謗獨保護居簡堅如金石至竊戢之伏望聖慈取臺諫官前後所言居簡文字盡付所司治其罪以彰至公之義順合衆心其餘句當御藥院者亦乞遵舊制官至內殿崇班以上竝授以向外差遣

又言

案此下傳家集所載言高居簡第四劄子也紀事於前後亦均有測節據集中所載云臣累日前上殿言句當御藥院高居簡自先帝時竊弄權柄陛下復寵而信之大爲聖德之累乞治其罪陛下許臣送樞密院旋行至今未聞有指揮不知居簡以何道結陛下能加此之深也

居簡所能止於讒佞佞者不過巧言令色希意迎合快人主之欲以市其權使人主溺於荒晏而不自知也讒者

不過離人君臣間人骨肉惑人主之心以固其恩使人主陷於傾危而不自寤也有是二者又可近乎〔案〕傳家集此下有云縱使陛下卽位歲久功業已成而有讒佞之臣始得幸天下有識者猶當寒心何則知其必爲禍亂之階也況今初承大統當銳精求治之時而遽留居簡於左右仍加寵信根蒂已牢則異日之憂可勝道哉此臣所以不避死亡而必當力爭者也或聞陛下欲待居簡自求引退〔案〕傳家集此下有云然後遣去臣誠讜愚未曉所謂若國之大臣耆年有德聞望素高一旦偶有小失未爲外人所知陛下務存終始使自引去以全其名則可矣〔案〕傳家集此下有云其挾姦作愚者猶宜明正典刑若〔案〕傳家集作況居簡閭閻小臣罪盈惡積所宜肆諸市朝宣示中外以戒憸人而尚足爲之隱乎紀事本末卷五十八〔案〕傳家集此下有云且居簡姦邪播聞遠近陛下今日雖爲之隱天下耳目庸可蔽乎凡居簡所以能爲惡者以其自託宮禁譬如孤鼠依憑城社彼惟恐離去左右豈肯自陳求退乎伏望陛下盡出羣臣前後所言居簡事狀送居簡付

所司明治其罪以彰至公之道集中又載言高居簡第五上殿劄子云臣聞邪正不可同朝猶水炭不可同器陛下不知臣不肖使待罪御史中丞臣四次上言御藥院高居簡工讒善佞不直寵信置於左右臣所言取不蒙省錄臣實無頗尚居風憲若陛下以臣爲拙直則居簡爲姦邪若以居簡爲忠良則臣爲讒慝臣與居簡勢難兩留況臣守官京師十有一年自先帝時果曾陳乞外任伏望聖慈罷臣御史中丞除一外任差遣又案傳家集於第一劄子謂治平四年六月十一日上紀事以第一劄于第四劄子連載而繫於戊寅日是月丁丑朔戊寅乃初二日兩異其日必有誤集中又於第五劄子下注云當日罷居簡除供備使是此劄子乃癸巳日上也今姑以五劄子連綴於此以備參考又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於熙甯二年載司馬光論內臣高居簡姦邪乞加遠竄章五上手詔問所從知光曰臣得之賓客非一人言事之有無惟陛下知之若無臣不敢避妄言之罪萬一有之不可不察詔用宮邸官郭昭選等四人爲閤門祗候光言國初草創天步尚艱故即位之始必以舊人爲腹心耳目謂之隨龍非平日之法也閤門祗候在文臣爲館職豈可斷役爲之乎考編年資治通鑑載於熙甯二年殊誤彈劾高郭皆爲御史中丞時本集俱載於治平四年本無可疑紀事本末服載彈郭昭選事移注於此編年資治通鑑於彈郭疏亦多劄節今撰傳家集附錄之集中言郭昭選劄子云臣竊闕陛下

録時直省官郭昭選等四人近有特旨並除閤門祗候衆言藉藉頗謂僥忝國初草創天步尚艱祖宗即位之初必拔擢左右之人以爲腹心羽翼豈以爲承世之法哉乃遭時不得已而然也自後嗣君守承平之業繼聖考之位亮陰未言之閒有司因循遂爲故事凡東宮僚吏一概超遷謂之隨龍以此昭選之徒得自斯役直除班行其爲幸已多矣乃敢妄有攀援邀求無已曾不自省有何功動小人之心終無賤極不可縱也且閤門祗候祖宗所以養賢才以待任使之地其班序差遣事事不同譬諸文臣則館閤之流也豈可斯役之人爲之乎況東宮其餘吏卒甚衆苟一人得之則皆有冀望之心此書所謂啟寵納侮者也陛下既承大統則率土之濱誰不爲臣而獨私於東宮之人則所與親者至狹矣臣昨除御史中丞初上殿之日首以官人賞罰爲言誠以三者致治之本自上世以來不易之道也今昭選等以賤隸而叨美職是官不擇人也無橫草之勞而數月之閒恩命相繼是無功受賞也姦慝明著如高居簡等向保而庇之是有罪不罰也陛下始初清明方勵精圖治而乃輕其官爵慢其賞罰加此將以興太平之功猶適楚北轅也今臣所以區區進言者但爲陛下惜此而已所有昭選等新除閤門祗候乞賜追寢貼黃或聞昭選等因告昌王入言得此特旨未知虛的審或如此尤爲不可陛下之於昌王但當極其友愛至官僭刑賞乃陛下魁柄須決之聖心昌王亦不當闕預陛下亦不當聽

從如此則兄弟之恩全君臣之分正漢館陶公主爲子求郎明帝不許賜錢十萬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有非其人民受其殃是以難之彼爲其子猶不可況爲他人乎詔中外臣庶限一月條陳差役利害以聞紀事本末卷七十案初詔在六月辛未此詔又立一月限也

壬午司馬光對延和殿又極言高居簡上曰祔廟畢自當去光曰閭閻小臣何繫山陵先後彼知當去而置肘腋尤非所宜舜去四凶不爲不忠仁宗貶丁謂不爲不孝上命留劄子光請以付樞密院上從之紀事本末卷五十八

癸巳高居簡爲供備庫使罷御藥院司馬光屢劾居簡上雖以章付樞密院猶未施行光言與居簡難兩留求外郡請對呂公弼曰光今日必決去就時光立殿下上指之曰已來矣公弼曰陛下欲留居簡必逐光欲留光必逐居簡居簡內臣光中丞願擇其重者上曰今當如

何公弼曰罷其御藥優遷一官可矣上命與供備曰光得毋復爭公弼曰待光上殿但論以居簡已出矣光必自此上從之光因曰凡左右之人不須才智但令謹樸小心不爲過斯可矣紀事本末卷五十八案編年備要云既而又用王中正李舜舉句當藥院宋史高居簡傳云歷領龍圖天章贊文閣司幹當御藥院神宗郎位御史張唐英言其資性檢巧善迎合取容中丞司馬光亦言其人處近職舉惡已多祖宗舊制幹當御藥云云於是罷爲供備使稍遷帶御器械進內侍押班以文思使領忠州

乙未著作佐郎三司檢法官呂惠卿編校集賢院書籍惠卿南安人與王安石雅相好安石薦其才於曾公亮公亮遂舉惠卿館職紀事本末卷六十一案畢氏通鑑云惠卿晉江人也

己丑龍圖閣直學士趙抃天章閣待制陳薦同詳定中外臣庶所言差役利害紀事本末卷七十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秋七月詔明堂奉英宗祀〔案〕宋史本紀辛卯告英宗憲文肅武宣孝皇帝謚於天地宗廟社稷壬辰上寶冊於福甯殿畢氏通鑑云秋七月庚辰翰林學士承旨張方平等言本朝典禮循唐之舊眞宗仁宗皆祀於明堂以配上帝今季秋大饗明堂伏請以大行皇帝配詔恭依

〔又〕宇文之邵致仕先是之邵爲曲水縣令歲饑轉運司以轉簿緝高價使縣配賣之邵不可拂轉運使意罷官而歸繼又上書言事不報乃致其仕屏居十五年而卒司馬光曰吾聞志不行故祿位如錙銖道不同視富貴如土芥今於之邵見之〔案〕宋史本紀七月丙午文州曲水縣令宇文之邵上書指陳得失據朔閏考是月丁丑朔則上書日已在七月三十日畢氏通鑑云書奏不報喟然曰吾不可仕矣遂以太子中允致仕然則致仕非卽此日自不能在七月內矣續宋編年資治通鑑誤繫之然致仕不得其日姑附此之邵書見宋文鑑其書云陛下初卽大位念纍世無疆之業詔求闕失開闢言路可謂誼主矣易家人之初九曰閑有家悔亡九處家人之初當端其本以保終吉民之所以望而則效者常在於人君纘統之始此安危之機不可不愼也昔成湯既沒伊尹奉太甲以見厥祖戒之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陛下新服厥命惟以祖宗爲念以天人爲畏則大小之事不解矣宋之有國百有餘年陛下一日南面而享之固宜

迹其所得之艱難夙夜危栗以勤負荷承恩太祖之武太宗之文眞宗之畏天克己仁宗之寬大慈仁英宗之勵精庶政立則見五聖於前行則見於側坐則見於堂食則見於杯杼之閒詩曰天難諶斯言天不可不畏也去歲以來千里不雨近者畿甸遠者河北京東蝗蝻蔽野穀價踊貴重以山陵之役京西民力尤爲彫敝臣竊恐萑蒲之盜或貽宵旰之憂爲今之計不過多鬻爵以濁入仕之流廣度僧以奪可耕之民終非計也願令被災之郡許富者舉息於下戶官給以質驗待豐歲償其所貸適者官爲治之其息不過一倍此有餘資者亦樂爲而瀕死之衆溝壑之命可救矣陛下又責躬引咎寬獄訟出宮女斥衰斂之吏罷苛虐之政罷無名之費省勞民之役凡所以蠹政而召乖怨之氣者舉更革之如此則天異可塞王化可興也京師者諸夏之本也今薦紳之士不斷名節而以勢利離合器皿衣服窮於侈麗車馬宮室過於軌制姦聲亂色盈溢耳目衢巷之中父子兄弟不敢肩隨孰謂王者之都而風俗一至於此哉願陛下思所以澄源之法以禮節廉恥磨切臣下崇獎敦厚而都下亦少爲之厲禁滌去佻薄之弊淫瀆敗敎之具一加過絕凡侍從輔將宜愼簡修絜方嚴之臣俾宅其任以允清議古之求賢者數路以取之寵以好爵厚其禮命惟恐其去也而猶有三聘而不顧者有閉門而不納者有踰垣而避之者臣諫於其君而三

不聽則去之其至於郊也君必使人要之年七十而致其事君不聽則必以几杖錫之猶有不脫覺而行者有辭三公而爲人灌圖者今日仕進之門國家直患不能塞之耳科防日增格令日累來者日甚把之日峻稽有假名字以竊官號匿苦塊之哀以干寵祿少者增齒以希番仕老者匿年以幸晚祿譬之陛防之懷塞其一穴一穴又決蕩然莫之能止也令限年致仕著於合矣又患共去之不速令於門關以示百察而循不知止者甚可痛也陛下盡稍補其弊隆於待士之意示之以至廉之實使衣冠者人人自重底幾風敎之美少近於古去歲諒祚猖厰七八萬眾突至大順廟堂無奇算守邊無艮將臣籍爲朝廷憂之慶厤閉緣邊之民不解帶者七年國用大窘三將淪沒而功不成者陛下知其然乎其患在於虜兵常合而我兵常分也六路兵亡慮二十萬而二十三州二百餘寨分屯壁成則是我兵雖多而散處處也賊之來也大則六監承衙頭一時俱發小則隨處寇掠邊城一面受激則所與角戰者無幾師城寨之兵又各有所守不可會集眾寡不敵則乞兵告急救兵纔至賊又已去今賊常以合兵擊我散兵而我常以不敵之眾當其鋒此慶厤之失也今不改前轍則後車又將覆也觀今之勢其能深入貿藺收復十四州以爲我有也乎臣知其不能也其能如先朝之舉五路進軍直擣其巢穴乎臣又知其不能也計令之利莫

若詔諸道分勒所部將卒伍符尺籍而規畫之若干
以爲守若干以爲戰若干以爲救兵救兵必須與戰
兵相近而駐於喉吭之地則可應猝而不失機會也
唃氏嘗爲元昊所殘南徙歷精亦宜厚其種族其爲
贊援以蠻夷攻蠻夷計之上也吐谷渾者今之交扶
羌是也其俗逐水草遷徙食肉衣皮毛無堅甲利刃
臨陣擊刺之技以及於他夷仰給我之泉若緡帛我
與之通者亦特以其馬也今陰平之民歲苦重役者
句馬戶也凡羌馬之來則使之資給費公私之財甚
多而所入之馬不足以備國乘不足以戰也邊吏資
羌非不厚也而去歲反有安羌之變塞上之民切齒
且安邑之羌與南路磨蓬羅多留畜林諸寨之羌一
也今閉安邑之路禁其出入而諸寨之馬貿易如故
昇何與一室而多門者杜其前而關其後乎臣之縣
所管萬戶而居民蕭然者其弊貧在於羌也至和講
解之後約不敢犯邊而去歲火我三寨驅殺士卒國
家以奉西北虜者勢不得已也今又驕寵小羌而足
無厭之求乎臣愚以爲不若杜寨衆路使不得入而
絶市無用之馬益以一旅之兵列置諸堅則邊民小
安矣爲攻所重莫急於農且耕則得食不耕則不得
食繫其身之損益也長民者何與焉夫各治其田以
厚其生者百姓之私節授民事往而立官以勸課之
者人君之公也詩曰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
田畯至喜武天子之勸農也又曰嗟嗟保介惟莫之

春亦又何求加何新奮此諸侯之勸農也今監司郡守皆以勸農為自然而末嘗省民臣願立考課之法以農政為殿最言之似迂而富國之良術也郡縣之政頴多因循而不甚治者臣知其由也上下奉制不得盡其才固也千里之郡不能興利除害受制於郡守也百里之邑不能與利除害受制於郡守也郡縣之吏甯違天于之詔條而不敢違按察之命蓋違天子之詔條末必獲告而違按察之命其爾可立而待也今一伍之長一卒之正以法治其所部上不問其所為也令為民守令而其勢願不若卒伍之長郡縣之民習知其勢之弱而不畏服其教令此獄訟所以益多也臣顯精選監司必以清望假守令之權責其實效庶訴頁之吏有聞焉凡臣之所陳明詔之所求也然臣尚有至忠不敢默默又為陛下極言之臣聞疾末北而先治者善醫也夫居憂而約居樂而泰人情之常也今陛下處則諫聞服則端囊行則苴杖無紛華之事交戟於前誠能以此時遠念將來之失慎徵壯漸克已復禮使其志一定則他日雖有可欲之物亦無以勝其習成之性也伯益之戒舜日罔遊於逸罔淫於樂傳說之戒高宗日無以逸豫惟以抬民夫舜起於耕稼陶漁高宗遜於荒野極知小民之勢而二臣猶或以此戒之況陛下生長富責臨御方始則安可不豫為之防哉願陛下聽政之聞則命通徑之士講明古訓究觀敗亡之主以自創艾盡孝兩宮

吝諶故老則恐懼修省習而成性矣臣誠私憂過計三載變除之後永厚陵土漸乾而陛下憂悼之心又已衰殺龍袞冕憑玉几目有靡曼之色耳有要妙之聲凡所以娛意者畢奏於前自非信道之深孰得而禦哉老子曰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正在於今日也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一　仁和張大昌輯注